

書叢本基學國

書遺氏程南河

編 熹 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書遺氏程南河

編 纂 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23424)

國學基本叢書 河南程氏遺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本書減去售價三角

編輯者 朱熹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

第一

端伯傳師說李獻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獻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二先生語一

第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二先生語二上

第二下

附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二先生語二下

第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二先生語三

第四

游定夫所錄人游酢字定夫建州元豐中從學

二先生語四

第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五

第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二先生語六

第七

同上
篇。

二先生語七

第八

本自爲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
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八

第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
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九

第十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
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十

第十一

師訓
明道先生語一

明道先生語一

第十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元豐五年
壬戌。

明道先生語二

蘇頌季明錄關中人
氏門人也

劉絢質夫錄緜人
氏

劉絢質夫錄

第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元豐六年癸亥

明道先生語三

劉絢質夫錄

第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明道先生語四

劉絢質夫錄

第十五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伊川先生語一或云明道先生語

第十六

己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己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伊川先生語二

第十七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已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伊川先生語三

第十八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遺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辭在後

伊川先生語四

第十九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伊川先生語五

第二十

周伯忱錄 周字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伊川先生語六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以胡文定公家本除復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 延平陳氏本自爲一篇無名氏間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鄭德久本 毗陵鄆鄉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門人張釋錄 張字思叔壽安人

唐棣彥思 毗陵人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

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闕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顯其上云張杲囑

叔所傳識者疑其閒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問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

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劉立之。朱光庭。邢恕。范祖禹。

書行狀後。游酢。

哀詞。呂大臨。

明道先生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張栻。

奏狀。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

後先。以爲年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立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

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澹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個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

易實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

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

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

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

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

少。消盡者是大賢。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與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

用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

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

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

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壇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躑直不能如此。直入壇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邇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壇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壇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個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一作}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個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稘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卽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楮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

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類。皆

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

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

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

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

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

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章家宗會法。可

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

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顧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

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人有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僞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顏言趙澤嘗云。臨政。是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

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却爲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

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

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

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

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

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

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

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

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所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

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北宮黜之勇。在於必爲。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懼。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爲不患不能爲。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

一人之心卽天他之心。心一作體。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

知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

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

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

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豮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豮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櫜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櫜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

博施濟衆，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衆者，乃功用也。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

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閒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旣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旣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

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顧對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函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卽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睥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
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
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
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

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子閒。則待之之

禮爲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

此其序也。其閒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

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却甚

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

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

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

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惟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

血脈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溫清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私自。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疑孟字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及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郟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地一有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它。不可一作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

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橫渠云。心。見問。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大祭。明。

伯清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

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

摸它別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柰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閒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字。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二十九字。其術初本作佛學。大槩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車內一本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別鈔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點胡爾。佗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爲其學者。詰之理難。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彙。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彙。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

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清言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裏。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佗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尙不勝者。猶只是有那些乘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

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本

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妝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年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

伯清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

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會到東京。又會到西京。又會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爲也。

伯瀆自謂。只得佗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瀆曰。以伯瀆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瀆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佗至誠。便相信心。處篤備。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嘗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

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瀆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瀆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瀆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瀆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瀆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瀆云。今咫尺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瀆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瀆嘗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嘗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尙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瀆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佗輩有一作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尙薄。無以感動佗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

黠。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它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它。即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它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它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擇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

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佗惡未著。那誅得佗。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個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個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道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

轉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唯只是一作唯一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不濟事。元本無字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

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

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佗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屬下

命之曰易。便有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

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

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萬何必如此。聖人喫緊些兒事。其實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撲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閒。夫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須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

通元本
作詠字

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

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質氣昏。

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道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佗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到上面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

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一作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環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個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掾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牖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尙以些乘彘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閒。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

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佗說便亂道。又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佗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蒸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陽

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蝦蟇之詩曰。朝濟於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蝦蟇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爲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一一作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道了是四字。

學則與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吾依

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佗私意說箇要之。只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剔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一作道。

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

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末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

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

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吾言。

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

爲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

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

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

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關。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一作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
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
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
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
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瀆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侗子厚。有如此筆力。侗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
省多少言語。且教侗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
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
小雅矣。頌卽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與便有一興

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於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佗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是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烝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爲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騶牝三千。塞淵有理。又如駟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能坰牧。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

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此章注塞淵有

義理一作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理一作亦須待佗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鳥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子子。如匹

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一作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

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佗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佗。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

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尙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踴躍，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會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無故字中國而用夷

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

秋謹嚴，左氏浮夸，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

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壞字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

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涵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

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鬪。特一本無此中國之福也。下有非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

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到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

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

則以苟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既已不疑。而終復有

疑何故。伯清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它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亦深足憐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它只是要固關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下事。元豐四年取興靈事

新進游揚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處曰添二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一作地。

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它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

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王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微一作羹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

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旛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嘗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愼任人。闖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最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人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杖其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哲廟取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會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元豐時事。疑後人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貴在己。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

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爲利祿爲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之恥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旣如此。曷爲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舍大務小。舍本趨末。又濟甚事。

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柰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難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一本通下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

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佗。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橫渠嘉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

一本作呂氏歲時失之疏。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一本作疏則今不契感之情。

祭祀。其敬齊禮文之類。尙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佗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裁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佗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善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心一作向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卽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會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會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間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轡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要之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與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察。暨用心自觀。卽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倣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卜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却未可知。佗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疾。佗藏府有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它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一作氣象人脈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脈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己不能知。却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它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加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

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册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損。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掇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蒔種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嘗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既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中。四時之氣。已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

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饋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個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質旣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却土在中。脾在內也。非土則無由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一作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

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極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它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佗。留佗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會。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沙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

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爲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實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須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於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之所處。要

之非知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切脈最可體仁。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此可觀仁。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某尋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則彼輕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册。○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行別作一册。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

一處。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騷鳴亦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葷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腳踏處便溼。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作人材上說更好。○鄭毅云。嘗問此二句。

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下一有柔字。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詩書只說帝與天。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恢一作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

參也竟以魯得之。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邢恕曰。三點檢。謂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爲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爲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

李觀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尙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道。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氣形而下者。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神一本無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唐人伎藝。亦有精絕過今人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令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陳恆弑其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

曾爲大夫。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

人之稟賦有無可柰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一作要真得。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卽時諫止。

未有不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一作毋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

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

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

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住。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關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卽終日不換。

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

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笑指揮趙俞。

古人求法器。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

如何是如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右伊川先生語

河南程氏遺書第三

河南程氏遺書 第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

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

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

二追復矣。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自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侍講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明道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

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侍講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嗣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一作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其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

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卽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昭遠本連上一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竊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或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關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關。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詎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叛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作一

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河南程氏遺書第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五

二先生語五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達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焉。而己。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一作事實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要一作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分一本無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

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爲中都宰。知其不可而爲之不仁。不知而爲之不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一本無時中字。

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狂。在人一心。念不念爲進退耳。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晬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卽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

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女。

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卽是聖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旣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一本作黃白大小。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張兄一作橫渠，後同。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恭而安。張兄十年學。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二先生語六

此卷間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質夫沛然。擇之茫然。未知所得。季明安。

兄厚臨終過西郊。一作洛。却相疑。平生不相疑。

叔不排釋老。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一作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堯舜共鯀臯陶。一作變。時與孔子異。

正名。養老。利。荀文若。魏鄭公。正當辨。

學原於思。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一無自字。惟

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一本聖人修己以下別爲一章。

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事。故特曰。夫仁者。達人立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一本此下云。繞墻說相輪。不如便入墻登之。始登時雖不見。及上到頂則相輪爲我有。

四體不仁。

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儼然。卽之溫。言厲。佗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子全之。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李宏中力田養親。

節嗜慾。定心氣。卽是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心氣定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覺悟便是信。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灑怒。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爲一章。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了。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一作置些私吝心吝心一作意，在便是廢天職。

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月受日光，父子龍敏，鼗鼓。

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

須要有所止。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一作道。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怨地。看過更留心。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貴熱。○一作久且熱。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楊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意一作怠。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忠信而入。忠信而出。油火上竿。禁蜈蚣。

涵養著樂。一作落。處意一作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至德成。方自安。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一作漸。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齋戒以神明其德。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天無形。地有形。一作體。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致曲不要說來大。

和平依馨聲。玉馨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羊頭山。老子說一稔二米秬黍。則是天地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密雲不雨。尙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

苔木氣。爲水土始發。始一作所。

草類竹節可見。黃鍾牛鳴。

意言象數。邵堯夫。胎息氣。此三字一本在牛鳴下。

周茂叔窮禪客。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工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今之祭祀無樂。今之樂又不可用。然又却不見得緩急之節。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

天地同流。

去健羨毋意。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山林之士。只是意欲不出。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一作殿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有廟卽當有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不應爲。總是罪過。

詩興起人志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慎終追遠。不止爲喪祭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民須仁之物。則愛之。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良始終萬物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素問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觀兩漢已前文章。凡爲文者皆似。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庾公之斯。取其不背學而已。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伊尹不可一本無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爲己。只是隘。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百畝，一耕不易。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泛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

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

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者八十絲爲一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爲已細。總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

無有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

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舍則去。思之不熟也。

二經簡編。後分者不是。

詩大率後人追作馬邊非。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是至憂。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物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治必有爲治之因。亂必有爲亂之因。受命之符不足怪。

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概。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子絕四。毋自任私意。毋必爲。毋固執。毋有己。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博施濟衆。仁者無窮意。

知和而和。執辭時不完。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石奢不當死。然縱法當固辭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請出踐更錢。此最義。一作最沒義。

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王通家人卦是。易傳言明內齊外。非取象意。疑此是字上脫一不字也。

詩序必是同時。國史一作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縣蠻序不肯飲食。教載

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

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關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尙在於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無恥之恥。注是。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會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人未有自致。必也親喪乎。

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信。如此刑法。國人尙取可。一作信。其他可知。

若臧武仲之知。又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先進於禮樂。質也。後進於禮樂。文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下則史。孔子從之。矯枉欲救文之弊。然而吾從周。此上疑當作尙文一事。又有不從處。乘商之轄。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以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以來用。

有愛人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時治千乘之國。若如此時。亦可以治矣。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時。便即是淺近去。

齊經管仲霸政之後。風俗尙權詐。急衣食。魯之風俗。不如此。又仲尼居之。當時風俗亦甚美。到漢尙言齊魯之學。天性。此只說風俗。若謂聖賢。則周公自不之魯。太公亦未可知。又謂齊經田恆弑君。無君臣上下之分也。不然。

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尙不能。

在邦而已心無怨。孔子發明仲弓。使知仁字。然舜在家亦怨。周公狼跋亦怨。又引文中子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才辯難免世之害矣。

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差。

詩書統言執禮。人所執守。

賢者能遠照。故能避一世事。其次避地。不居亂邦。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河南程氏遺書第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二先生語七

此卷亦有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與人爲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

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卽有民，有民卽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棄軼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卽賢。盡能體卽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口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

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舍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

東。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雍也仁而不佞。晦叔。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三命是律，星辰是麻。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夾一作挾。○

事往往急便壞了。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宜。

翫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驢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陳先生大分守不足。○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鯀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時一作世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氣樸子，何不可。若有爲果子，係在他上，便不是。信得及便是也。氣一作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帥。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存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卽目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昏不爲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卽道日益明矣。

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二先生語八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能言不忤者難。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尙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洩動禮爲政始末。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不肯爲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吾其爲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強僭。聖人豈爲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爲之物。繫而不動。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爲。

佛胥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喻。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作示人。

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恥辱也因恭信不

失其所以以字無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

也

廩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廩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廩稅有常法不以廩故而厚其稅

廩無夫里之布廩自有稅更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變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道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本一作體。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人一作仁。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

一作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乎時與不時爾。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故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時天下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是諸夏之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佞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尙未免於有爲。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當志之爾。德者得也。在己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

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

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越越。武夫。公候。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同不爲義。疾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

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

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乎。仲弓之仁。安己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樊遲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羸俗。聖人勉使爲仁。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但告以其言也。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爲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爲難。而不足以爲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九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蘇昞季明錄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濟。

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

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一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

終不定。地有坳堦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

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

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

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寡分之。以寡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清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程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概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

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壓。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覲化一遭。子厚言覲化。他人便覲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覲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雹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巖。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此只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有

一作有

正叔言。永叔詩。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彭汝礪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會此爲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棧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棧。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

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遠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太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却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瀆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爲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爲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爲邑。不爲城牆。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也。

子厚謂昔嘗謂伯潛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艱。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以一作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錄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卽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

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一作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橐籥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也。而兩之。不用則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

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

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威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

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

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

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

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知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

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聲氣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己。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

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麻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

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爲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

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

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

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一作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旣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遠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

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由所從也。觀其所由。志慮所安也。所存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

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

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

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

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爲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輻也。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知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仁者其言也訥。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用敬者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

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爲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

甲乙至於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

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佗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

一有物字

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

專一

其動也直，

直遂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

一有物字

也不靜，則不柔。

一作柔

躁

其靜也翕，

聚翕

其動也闢，

發散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

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

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

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

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

沖一作中

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取狼爲與者。狼前後停。與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

其積德之厚。赤鳥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管。皆可鼓也。月不日。日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一作亦也。蓋通吉從逆凶。云富有。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豮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豮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勝則招拂。一本作氣。忿則招拂。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

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此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心。一作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億。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

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亡。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己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說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良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良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

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

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終終之主。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劉絢質夫錄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具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

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知爲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

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

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

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

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

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者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二

河南程氏遺書 第十二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劉絢質夫錄

公族有罪。罄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

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縉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

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及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惡誅作去。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

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

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簧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劉絢賓夫錄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

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吳本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

爲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

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伊川先生略一

入關語錄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一無此字無己。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善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

用。

人患事繁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平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

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

凶。四凶已一作他。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

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卽皆

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

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道一作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卽是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耳則臆度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用之。自是人情

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溘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天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

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

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鐘，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必別久。字。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齊不齊。則何以交神明。

厯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閔作厯。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厯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差了。厯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

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

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天。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主一有一矣。然能一作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一者無他。只是

整齊一作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

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

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旣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

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爲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爲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雖一有無閒暇。終是二字無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一。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

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

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難。如陰符經。却不難。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郟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人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爲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一作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

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

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者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卻

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

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已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爲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一作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

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桌。不手飯而匕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簣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尙可言隨其國俗。至如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

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滄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尙異也。尙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尙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

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

一無此二字。

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

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敬則無己可克。一有學者之字。始則須絕。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

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尙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卽常中。不思而得。卽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一無字。聖人之一無字。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弑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所一作以爲之兆。得可爲處。便爲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己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作一意。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卽紊。唐之治道。付之尙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此。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爲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閒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聖人爲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

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一作二。言開闔已一作便，是感既

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妄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書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爲冬

降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卽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旣成。則目爲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字無此三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網緼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旣成三。又求一與二。旣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

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尙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章。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絳隄。無禹隄。絳壇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誣祀無之字。誣又作淫。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寧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合。不答。其間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

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垂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亦有問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替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隱而治之。非堯也。堯

動爲堯號。垂一作乘。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

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卽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

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

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唯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

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已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關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旣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旣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

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主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旣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

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

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麻之法。今亦羸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麻之遺。則是

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

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

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旣屈之氣。復爲方伸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

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旣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

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禘。只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禘而不及高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禴。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

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以字。羣廟之主合食。是爲禴。魯所以有禘者。

只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禴。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禴。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

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即有字。當言有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

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彘。麋

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

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

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

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信。如

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無一作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容聖。狂不必是狂狷。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慮。若欲免此。一本無。唯是心在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非不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施爲。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義。一作土。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

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

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

一作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亦

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

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思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關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

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

免此敝。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約是。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

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

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一作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索。或作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溼氣蒸然自出。如溼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尙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啻人。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極無適而不爲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隘。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六

河南程氏遺書 第十六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般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很。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很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以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

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字。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

人遺書。庶幾有補爾。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酷。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諳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卽道明。知者少。卽道不明也。

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此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卽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邇遯。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閒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人理一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

人或以禮官爲閒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閒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齋。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畱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

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卽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及巫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質。如此不美。今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卽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

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一本睽卦以下別爲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

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

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尙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一作必須

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旣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

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一作不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

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齟之和。非是謂之

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

淺近語。人既能一作有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

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

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

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河南程氏遺書 第十七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旣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

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

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權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權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

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卽

是惡。去惡卽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口更別有一事也。

義違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

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日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

但舉業旣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

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

意勸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

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幙官言事不

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

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畱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容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佗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亂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

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佗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無下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已不能之則。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知道已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一無此字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

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閨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說。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昔只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觀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白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佗自情性尙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

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纔窮理。便盡性。纔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踐履。及其造道一也。

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它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無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

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悖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尙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尙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傲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儉已候於松下，事而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

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常言菴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佗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爲釋氏之辭善道，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通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滅的自滅。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己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卽悟。何甯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爲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

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貓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爲塋。佗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佗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堯夫間有其事。

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佗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諡，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

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開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里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旣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咏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

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

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佗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鞋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

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閒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旣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眈眈。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閒。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眈眈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旣寢。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化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尙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

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其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

張橫渠云。行同報異。雖難語命。語遇可也。

先生曰。人遇不遇。卽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旣曰命。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用一作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

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在義爲理。疑是在物爲理。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冥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嚮晦則冥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佗。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

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佗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

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性一作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佗。他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爲不盡也。

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卽是知性。知性卽是知天矣。羅本以爲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安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佗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佗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旣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旣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講。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瑟于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

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佗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目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鬪死，然鬪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于親在爲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上，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了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讐，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

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

一作學。

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

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簧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佗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

聖賢則無害。佗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

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唯聖人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
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
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
是饑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
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
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
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
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也。
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一作皆}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閒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

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閒否。曰無閒。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卽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歿。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遵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倚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天天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

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一作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佗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敵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求所

以勝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陟。陟亦開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淵鑿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爲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爲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爲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爲小邦。孔子止曰。可使爲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爲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以歸過於己。曰。非是歸過於己。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爲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爲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

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曰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者。只爲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間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

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爲名。爲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之知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溫說此一句。他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爲

執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溫一作趙景平。

問爲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佗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尙竊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朞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

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義。立人之道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

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爲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賈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卽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

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根既長大。根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克。則是土化爲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顧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交變則義變也。以下來却以義起。然亦是。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

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

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旣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尙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

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倚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

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知。乃若細微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三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升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豈更問命耶。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成王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爲犬戎與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閒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傳說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

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育私心耳。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爲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幾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臯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

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關雎則止乎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與兄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讐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能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讐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讐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之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過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尙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姜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

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

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

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

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尙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

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

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

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旣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何？己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閒。此豈請閒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旣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旣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旣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與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與不與，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雖多，亦何害？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願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佗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閒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閒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

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旣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旣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旣動。然後用鈞鉗。鈞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旣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菴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

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尙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尙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旣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

尙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旣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問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

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夏。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夏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夏。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閒無一物無陰陽。

雨木冰。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卽爲露。甚氣卽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霜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沴。雖有不爲災。雖不爲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

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於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一作。

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樂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曾修六禮。冠昏喪祭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

閒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每月

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

之。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時。

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

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坐。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者

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

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附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廳蓋

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居

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廟必有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自相配為位。舅婦不同坐也。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

後方食。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

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

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

或問今拜埽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也。專一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爲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爲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

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亦必有旁

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卽繼祖爲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

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梨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

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

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

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

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

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

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忽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

如鄰里之喪，尙舂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可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

而已不可。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

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

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

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

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佗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須看莊子。爲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尙節行。尙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

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祲之義。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麻法甚好。其他禁忌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子官吉之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語。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庵山陳淵謹書。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敵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

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與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乘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豮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於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個。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

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

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於大麓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驚很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

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

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個道理。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卻須彌無體。芥子無量。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往。一作便道。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了却他。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麻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例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光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簡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材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送爲賓主

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旣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斷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野。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夸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靜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

委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不

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戢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戢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本注云。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

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爲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卽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

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鐘

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

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

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它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會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會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

錢。戶部索前任麻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麻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廩。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入繼粟。迨人繼肉也。遂

令戶部自爲出券麻。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尙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

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來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會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

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敍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一作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卽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一作太叔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迺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卽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憐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繫臺省，臺省繫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鍾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久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會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擊之，天安用尤臧氏，囚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

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爻也。

若要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

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不自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博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

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閒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何患。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上百年事最好。其閒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旣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閒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涼

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腳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是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上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個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

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門。皆攜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

妨。又講君祭以下。莆田本添。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

蘇頌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盞碗中。不如此。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贊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卽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河南程氏遺書 第二十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曰。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恆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感

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別子。曰。旣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旣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轂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作一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求

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疑遂爲說，以獻貴人。注云：獻，獻下如用，說極格之類。

謝愔見程子，子語話，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感此也？邪？曰：愔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者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

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爲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客何爲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字一無薦，夫爲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爲不通。子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之，如不

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爲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

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闕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尙。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蛾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

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兩，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釋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整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

魚鱗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渴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敍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禡。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覲。亮之處瑾。爲得矣。使吳之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權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爲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爲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貞而不諂，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關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汗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而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疑。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宜興唐棣彥思編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脈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周恭先字伯溫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爲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溫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旻字子文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嘗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尙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懣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以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

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齋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爲陳恆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閒。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毋友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聞耳。顏孟

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李處遜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卽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個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夏侯旄字節夫。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

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修，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章內皆堯所以在此天下句疑有脫誤。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齊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爲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

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黜爲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旣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仁卽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亭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亭仲問。吾與女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爲吾與女弗如者。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知勉進己也。不喻其言。則以爲聖人尙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棣問紀裂繻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同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

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閒。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爲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渝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爲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致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

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辯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

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而至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於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閒，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尙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會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婿王某等，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會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

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縱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昇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昇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卽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

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

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

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柰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

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同伯溫見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

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

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間。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

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

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

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尙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速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一作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兼知。而知不可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一便是書也。但風順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

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閒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麻，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瀉，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生死輪回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爲愛脅持人說利害，其實爲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

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溫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本無之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一作竟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興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人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能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却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

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會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會殺帝乙，則武王却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退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覲則又和悅矣。皆孔子爲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麕是鹿兒，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爲之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讎，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中。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胥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爲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相遠耳。權之爲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己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效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卽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楊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尙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同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

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昉田。黎濟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顛嘗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蔡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尙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卽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遺復。曰遺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週。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元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卽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過。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意。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爲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禘。曰禘合祭也。諸侯亦祭禘。只是祠禘。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費，多財亦可惠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於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

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尙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鬯，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尊。范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爲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於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皆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眚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開勁。今河東最盛。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子欲無言。蓋爲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爲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同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

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爲主，而逆后爲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太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闇闇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敍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卽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蝶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賭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閒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卽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傅說，真箇有傳說在傅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閒，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爲大夫，曾皙不肯爲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爲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爲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明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爲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爲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

職稱職亦不會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閒。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諡。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諡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卽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爾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之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旣而權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旣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

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尙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彜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

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 第二十三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鄭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人欲則僞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閒先後失序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一作歌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

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

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

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

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

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章首云能治亂絲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繁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麻已絕。周麻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麻。以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大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爲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

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一作日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關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耳。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卽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昏禮執雁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意誠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方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

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

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爲。人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慾色。耳則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味。體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探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

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知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

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

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

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_二也。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同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

及其至焉一也。

問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

哉。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不思故有感。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五

河南程氏遺書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并序序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而字有奇異一作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卽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鄆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集無爲政二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無集。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

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蕪。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至二字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卽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闕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世能得造其藩閫。集作闕者蓋。集無字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字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

寔儻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各得輸其情。集有又問御吏曰。正己以集無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集作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與先生有畀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與先生集有情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集無詳先生終。繫官朔睡。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委曲纖細。集作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

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集無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與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寔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集有微字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

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筮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集無必合集作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尙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白集作用之。計至京師，諸公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集無餘字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闕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自上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 醉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旣論其實矣。醉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

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御史。容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

長親聞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鄂。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旣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旣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懦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俛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

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稷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

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明道先生墓表 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

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而陳所學。不報。閒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

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

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

與族人。見涪陵記。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

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

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

往教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領國子監。親

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

弟張載。暨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尙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畱守韓公絳。上其行

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

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

次足以矜武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實動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搏神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過之。頤之道則具。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以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以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有訪問所不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禮乎德。則井邑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趣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艾。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更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尙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聞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宜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

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

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

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

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尙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

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

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

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

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

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

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

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

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入。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見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

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

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

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

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

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

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

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

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

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

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

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枚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

可賀教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教了却往弔喪於

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

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

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並設

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

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輸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揆輩衛之遂立獻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道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低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知一日赴講會上瘡疹此頰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麟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且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仲爲蘇軾所誘脅其說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憲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纓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諛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以諛聖聽也頤在經筵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諛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夔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儼擇經筵之宜如頤受誣問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繫年

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廉中以不靖令只與西監
意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

輪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願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察

執政纒進稟便云。但恐不肯端。簾中入其說。故願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察

御史董敦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

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門人謝

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

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宜德

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濟州。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

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

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建中靖國

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

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赦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鼓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

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時易傳成書已久。

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釋。尹焞曰。先

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

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卽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生踐履盡

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

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

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

陸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門。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

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

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至。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

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

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焯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

衣雖袖素冠。襟必整。食雖節儉。蔬飯必潔。太中年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贈

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

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

乘。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

則鹽易洩。人入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

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樞槩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而衆乃

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輜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一作惟一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於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益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葬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章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閒。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厲。而其閒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謬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

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頤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頤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竇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